

# 吳昊：香港的流亡 文藝與電影

「一九五〇年，調景嶺只有一萬人，但一九五三年已暴增至三萬人有名。調景嶺就成為流亡者的『聖地』。」

吳昊，1993，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(33-38頁)，香港：次文化堂。

\* \* \* \* \*

流亡的群體性。

也許人是一種群體動物，所以連流亡都變成群體性。大家都害怕孤獨……

「不如，去調景嶺吧！」

一九五〇年，調景嶺只有一萬人，但一九五三年已暴增至三萬人有  
多。調景嶺就成為流亡者的「聖地」。

在這裏，一種「對衡共產主義」的意識形態在醞釀着，正如曾憲法  
《搭帳篷的地方》指出情況：

「『你看這滿山遍野的（國民黨）國旗飄揚，是多麼的美麗呀，它  
簡直要把調景嶺燒紅了。』

葭之感動的望了望她，隨即用一種堅定而激動的口吻說：

『這飄揚在滿山的國旗，它正代表了一種正義的聲音，王雲，妳不  
要小覷這塊搭帳篷的地方，黃炎子孫正在這黑山的一角，發出了獅子的咆  
哮！』」

其實，調景嶺遺民視台灣為最終歸隊之大本營，他們與台灣政權聯  
絡，但不知怎地不為接納……

他們憤怒過，投函報章咆哮：「你們台灣，對待流浪海外的難胞，  
似乎也更忍心了，沒有徹底姑息，體恤援助……自己有家不能歸，父母兄  
弟妻子離散，在此露宿街頭，飢寒交迫……」（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《星  
島日報》）

既然海岸以外閉門不納，遺民憤而自殺以死相諫，非常悲壯。

《春到調景嶺》其中一人物自殺時留下致總統遺書：

「敬愛的總統，我今年二十九歲，照我的健康程度來說，應該還  
能再活三十年。現在，我把這三十年應該活下去的歲月，獻給您，作為慶  
祝您六十四歲的壽誕，並且希望您完成反攻大陸的功業。以我的死，請求  
您把聚集在調景嶺的同胞，盡速的收納到台灣去，賦予他們反共的工作崗  
位……如果能實現，則我的死，是愉快的。

—胡雨時絕筆

唉。二十九歲的絕命書。

香港的「流亡電影」。

如何把握資料？我曾經感到困惑。

五十年代香港電影確實有頗多流亡現象的描寫，但用較含蓄方法處理，都只說戰亂人海浮生，女的淪為舞女，男的慘受失業和疾病的煎熬……

「戰亂」？甚麼戰亂？為甚麼流亡？為甚麼要輕描淡寫一筆帶過？

唉，香港和中共大陸，脈絡相承，政治關係微妙，其時作為最重要的大眾媒介的電影，明顯地是有所避忌的，不願意正面接觸問題。

「果敢」的電影哪裏去了？

那時候的「流亡文藝」甚為盛行，難道電影毫無感染嗎？

畢竟事隔三十多年，這麼漫長，脈絡還可以探測嗎？

杜雲之著《中國電影史》正好填滿我底思想的空白，我覺得我有必要引用他的資料：

「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年），上官清華創辦的清華影業公司攝製《新漁光曲》（一九五五年上映），馬徐維邦導演，上官清華、陳厚、羅維、劉恩甲、楊志卿、馬笑儂主演。故事敘述中國大陸沿海的漁民，不堪中共迫害，貧困飢餓，難以生存。燃起了反抗的怒火，擊殺共幹，揚帆逃離，投奔自由。這是香港第一部製作，難得看見的反共影片。

李涓創辦的北斗影業公司，攝製反共影片《燕歸來》（又名《曼谷之戀》，一九五八年），馬徐維邦導演，李涓主演。故事敘述中共的一個技藝團到泰國去表演，其中有個女團員幾經困難和危機，脫離監視，逃出技藝團，投奔自由。這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攝製的影片……

《烏夜啼》（台灣改名《馬路小天使》，一九五七年），是新天影片公司出品。李翰祥繼《雪裏紅》後導演的第二部影片。林翠、歐陽莎菲、金銓、嚴昌、嚴慧主演。故事敘述逃亡到香港來難苦生活的義民，父親死了，一家靠母親（歐陽莎菲飾）帶領一大群孩子，住在木屋區中。母親敲石子，兒女糊火柴盒子、洗衣服謀生。不幸母親為了救護孩子，被炸山的巨石壓死。這家就由大女兒（林翠飾）負擔起來。她找不到工作，淪為黑燈小舞場做舞女，遭輕狂客人污辱。她為了弟妹生活，含淚忍受。但弟妹們卻不同意姊姊出賣自己來養活他們，發生衝突，弟妹們在風雨夜出走。姊姊瘋狂的到處找他們，直到黎明時，在母親的墳上看見弟妹們睡在墳邊。他們沒有姊姊照顧，只有依靠泥土中的母親。姊姊找到他們後，得到諒解。她不再去小舞場工作，要堅強的和弟妹們一起活下去。《烏夜啼》描繪流浪在香港義民的生活，悲慘真實感人，是部有內容的寫實影片。」

「《半下流社會》是根據趙滋藩原著的同名小說改編，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亞洲出品。屠光啟導演，易文編劇，楊文凱、陳厚、童真、賀賓、劉琦、陳芸、吳家驥、張瑛、王元龍主演。故事敘述中國大陸陷共後，多少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，不甘在暴政下生活、顛沛流亡，逃到香港來謀生。他們拾煙蒂、敲石子、做腳夫、住木屋、睡梯角，為生存而竭力掙扎。雖然過着半下流的生活，但對自由和真理的追求，一直未曾稍懈。這是部反映大時代中住在香港的流亡知識分子的生活，充滿血淚和反共意識的寫實電影，有不少情節使觀眾感動流淚。如一位人們尊敬的老教授，為了生活去打石子、做苦工，結果辛勞過度病倒。同居一起賣文的王亮，不惜出賣自己的血，換錢來把教授送醫院。

但也有些經不起考驗的人，在困苦中墮落。如胡百熙和老道友，一個逼着老婆去做妓女，一個教兒子假裝「孝子」告地狀。結果老婆離開了丈夫。父親為了逃避警察，從天台上失足跌死。可憐的意志薄弱，心胸窄小的李曼（劉琦飾），她原是王亮的女友，也是這群中最有希望的，但為了妬忌和虛榮，迷失了途徑，迷亂了理性，她一怒而離開了半下流社會，投入富商的懷內，被金屋藏嬌。使大家的確受到心理上影響和打擊。但後來她又認清一切，恢復理性悔悟了，又回到他們的隊伍來。

《半下流社會》是這時期香港電影中的傑作。它沒有說教，但教人懂得怎樣才是做人的真理……」

「民國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……華僑影業公司攝製反共影片《一萬四千個證人》是最大的收穫，得到第一屆金馬影展優等劇情片獎。

《一萬四千個證人》是華僑和香港海燕影片公司合作攝製。王豪導演，潘壘編劇，王豪、李行、雷鳴、王俠、趙平、李振中、李憲章、高翔、魏平澳、黃宗迅等主演。故事敘述韓戰中反共義士在戰俘營中的生活；他們堅拒中共的誘惑，投奔自由來到台灣。中共派出大批幹部，在板門店進行個別說服反共義士，遭義士的怒罵毆辱。共幹又運用陰謀，故意延長『洗腦』時間，最後還有很多義士，沒有經過『去台灣？還是回中國大陸？』這一詢問的手續，只有推派一個人做代表，由他的意見來決定全體未經詢問的義士的命運。而這個被選為代表的人，卻是中共潛伏在義士營中的特務。由於他的領導才能，選為總代表，但他看見中共的暴政，和被義士的熱烈反共情緒所感動，在最後的一剎那，決定義士們命運的時刻轉變，表示他要去台灣，決不返中國大陸。使中共整個的誘騙陰謀失敗。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終於投奔自由，來到復興基地的台灣。」

台灣學者杜雲之用簡潔有力的文字，清楚地向我們講述了這些「反共」電影的面貌，很明顯地指出這些電影有直接亦有間接觸及「流亡」的主題，而國際電影節也很努力地追尋這些片子的下落，能夠找到的就只有《新漁光曲》、《半下流社會》和《一萬四千個證人》，不過，我覺得已經很有代表性了。